

我所亲历的中国互联网20年(1)◆ 胡启恒 口述 杨玉珍 整理

“互联网进入中国,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,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”

20世纪90年代,互联网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发展,计算机联网成为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。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,对于高速计算机也都有迫切的需求。为了充分利用科研资源,国家计委决定在中关村建设计算机网,共享高速运算能力。于是,诞生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NCFC(National Computing-and-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,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)。该项目旨在把清华校园网、北大校园网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院所联成一个网,共享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。

世界银行向国家计委贷出420万美元。在今天看来,这是一笔不大的款项,但在20年前,应该算是一笔巨款。国家计委决定用招标的方式来确定负责单位,清华、北大、中国科学院三家单位努力竞标,最后中科院中标。在国家计委宣布评标结果前,我去找国家计委负责这个项目的张寿副主任。我对张主任说,你一定要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,要是有人跟你搭关系,谈些别的事,你都不要听。张主任说,放心吧,肯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。最后,中国科学院凭0.7分的优势胜出,主持这个项目。

计算机要联网,也促成了人必须要合作,需要跨部门组成一个项目管理委员会,成员除了清华、北大、中国科学院,还有教育部、自然科学基金会、国家科委、国家计委参加。因为中国科学院主持这个项目,我又是科学院分管这个项目的副院长,所以由我担任管委会主任。这些单位都很关心NCFC项目,大家都意识到,如果NCFC建好,对科学研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促进。

因为管委会是跨部门的,很多相关单位的领导都要参加,所以对管委会的工作,我特别认真谨慎。我首先去拜访了时任国家教委

主任的朱开轩教授,向他汇报情况。朱主任说,虽然我们两个大学不太服气,但是你放心,工作还是要以大局为重,你就放手干!管委会决定的事,不必所有都来向国家教委汇报,我们都支持你!总之,国家计委、国家教委、国家科委、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些单位的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

NCFC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三个校园网,然后再建一个主干网,把三个校园网连接起来。至于主干网用什么标准,当时管委会采纳了以钱华林(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研究员)为首的技术团队的建议,采用当时已经成型的TCP/IP协议。到1993年底,NCFC项目的网络建设基本完成。

该项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,是装备超级计算机,作为网络上的公用资源。但是,这个任务受到了阻碍,原因是巴黎统筹会控制中国进口高新技术。

NCFC管委会认为,既然我们已经建成了中关村计算机网,又无法购买需要的超级计算机,那就不如趁此机会考虑国际联网。这不仅符合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方向,也是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。于是,管委会很快达成一致意见,决定进行国际联网。但是,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,而是困难重重。

第一,NCFC项目的任务书里并没有国际联网这一任务,国家对我们也没有要求。国际联网只是NCFC管委会“一厢情愿”的事情,是一个自选课题。

第二,世界银行给我们的贷款,只支持我

们建成一个主干网,然后把清华、北大、中国科学院三家的局域网连接起来,共享超级计算机,像国际联网这样的事情,不在他们贷款的支持范围内。所以我们接下来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。如果国际联网,我们需要自筹经费,420万美元的贷款和国家计委的拨款我们 cannot 使用。

第三,因为NCFC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,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,国际专家组要不断地来中国检查。专家组只认可NCFC项目书上的内容,不关心我们国际联网。他们认为,我们的校园网都建好了,应该赶快去买一个主机,任务就可以完成,可以以结题了,为什么要进行国际联网呢?这简直就是不务正业。国际专家组每次来中国检查,都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意见,我们没有办法,只好接受批评,暂不改正。

第四,要进行国际联网,在当时的条件下,必须要租用电话线。电话线是电信的基础设施,当时邮电部对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收费制度有严格规定,一家用一根电话线,如果你要把你的电话线两家共用或者出租给别人,就要两倍、三倍甚至更多倍对你收费。因为这个收费制度,我们再三地去跟邮电部解释,说互联网本身是大家资源共享,中国科学院租了这个线不只是科学院自己用,我们要跟清华、北大共用,还有北航、北理工大学,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也都要要求上网,所以我们租用这个电话线是要给多家单位共用。邮电部说什么也不理解,说这跟它的制度不相容。

第五,美国对中国要接入它的主干网心存戒备。美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,有可能会“窃取”它的军事机密。到1993年底,我国接入全

球互联网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基本解决,但钱华林跟我说,不知什么原因,网络就是不通。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得知,中国之所以接入不了世界互联网,是技术以外的一些障碍。尽管当时没有明说,但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尽管困难重重,但管委会大家一条心。国际联网的经费,由国家科委高新司、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自愿分担;在我们多次拜访商谈之后,邮电部也破例允许我们以正常价格租用国际信道。最后,还需要设法解决美国方面的问题。为此,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国务院报告请示,很快便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。邹家华副总理、宋健国务委员、李岚清、罗干,都在报告上签了字。1994年4月初,我趁去美国开会之便,拜访了美国主管互联网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,说明NCFC的性质、国际科研合作对互联网的迫切需求,以及我们联网的目的。最终,我们达成共识,美国同意我们接入互联网主干网。

1994年4月19日深夜,在NCFC的机房,当夜值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李俊,忽然发现自己能进入世界互联网了,他喜出望外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当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能联网了,美国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我都能看到了,我兴奋得简直难以形容。”他欣喜若狂,还说:“我是中国进入互联网的第一人!”据他讲述,当晚他还留了一个心眼儿,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,连领导也没有告诉,想自己先玩一会儿再说,第二天上班才向领导汇报。这听起来虽然很有意思,但也可见当时我国科研人员对互联网的渴求。由此,1994年4月20日,被正式认定为中国开通全球互联网的纪念日。

虽然接入国际互联网不是国家给我们的任务,但是当我们迈出了这一步,还是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承认。全功能接入全球互联网在1994年被我国媒体列为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,被国家统计局公报列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。不过,从互联网引入中国的过程也可以看出,互联网进入中国,确实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,而是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康庄大道。

中国赌金者——327事件始末

陆一

8.“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”

1992年1月6日,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,总经理尉文渊在会上信心满满地做了工作报告。在上万字的报告中,有关1992年首要工作,尉文渊专门在股票之后讲了“要大力活跃债券市场”。尉文渊透露了上海证交所决策层已开始“积极探索债券期货交易的问题”的动向。

身高1.8米多的尉文渊是一个颇有几分江湖气的人,讲义气,没有官架子,随和中带着一股让人追随的领导气质。他是一个执行力极强的人,同时也是一个绝不放弃把握自己命运的人。

在上海财经大学上学时,他是班长,毕业时学校已经预定让他留校,可他主动报名去了没人要去的北京正在筹建的国家审计署。

1989年,已经在国家审计署提升到正处级的尉文渊,又一次主动要求调回上海,原因是老婆要生孩子,解决两地分居,就这样进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。当时的行长是尉文渊在财大时的老师龚造成。他把尉文渊安排到分行最重要的金融行政管理处,担任主持工作的副处长,享正处级待遇。

尉文渊进入金管处没多久,上海市委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,成立了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、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造成、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锦圣组成的三人小组。分行决定将金管处副处长王定甫调去参与筹建工作。但到了1990年三四月份,老处长有些犹豫,于是尉文渊就主动向分管行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:如果需要,可以去参与上海证交所的筹建。当时分管副行长没有同意。但没多久,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5月份出访美国、新加坡和我国香港,向世界宣布上海证交所要于年内开业。这样就把上海证交所筹备的时间表定了下来,老处长的犹豫使得三人小组比较着急,因为这个时候再不抓紧筹备工作,年底怎么开业呢?于是,对尉文渊工作执行能力很了解的龚造成不

得已同意将尉文渊顶上去,但事先和他说好:第一,把交易所建起来;第二,把接班人找好。去半年就回来。

但是命运在显现它力量的时候,个性再强的人都不得不低头。无怪乎多年后尉文渊说:“现在似乎人人都把我定位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创者之一。有的说我是中国股市第一人,有的说‘他敲响了中国股市第一锣’。人们都把‘尉文渊’这三个字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联系起来。但是,我和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联系,其实是建立在非常偶然的因素之上的。我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踏上这么一条道路,从来没想过。”

尽管如此,从7月3日尉文渊进入上海证交所筹建工作小组,到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开业,5个半月,他硬是在一无所有的空白中,选房子、装修、起草规则、培训会员、组织上市公司、开发建成电脑交易撮合系统和行情显示系统……把证交所建立并成功地运转了起来,而且成为全球最早建成使用电脑交易系统的市场之一。

在筹建的五个月里,应对着千头万绪、纷繁复杂的工作,尉文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
多年后,说起那段日子,尉文渊这样表示:“一开始我还雄心勃勃,后来感觉太难了,时间来不及,加上大家都不懂,越做越难。心情最差的时候,我曾经绝望过,听天由命。我争强好胜,如果开不了业,要出大洋相。如果当时时兴辞职,我也许就辞职了。”

世事的无常和造化的作弄,使得尉文渊这个对命运把握能力极强的人,在当时也常常感觉无能为力。但尉文渊还是成功了,1990年12月19日,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。那一年他35岁,号称“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”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,刘鸿儒和龚造成都对尉文渊说:“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。”既然不出事就是成功,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市场。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也没有给证券市场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1991年,在股份制试点范围很小的情况下,上海证交所关门练“内功”,建立了以电脑自动交易、无纸化、中央结算为核心的业务技术体系。这套体系是领先全球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,使上海证交所至今仍跻身全球新兴资本市场的前列。

27.众阿飞落荒而逃

“好吧,”章虎作出决断,“既然你俩实意想做这小子,就遂你们的意。此地是洋泾浜,这两条街是斧头帮与镰刀帮的分界处,两个帮都是马蜂窝,谁家也惹不得。好歹此地是分界线,你们把活做利索些,想也不会出事。”“阿哥放心,收拾这小子,没问题。”阿青答应一声,低声布置。

果然,顺安如阿黄所言又绕回来,站在十字路口挠头纳闷。纳会儿,顺安沿住一条街径直走去。阿青儿人猫起腰,小跑步跟上。顺安听到后面脚步声,刚要回头,就被人扑倒在地。阿青擒掉他的包袱,返身就跑。顺安懵了。待反应过来,阿青儿已经跑远。

顺安真正急了,在后狂追:“还我包袱!快来人哪!有人抢劫了!快抓劫匪呀!”见顺安追得急,阿青来气了,干脆与儿人返身回来,将顺安按倒在地,一顿饱揍。正打得解劲,一条黑影飞至,一顿拳脚,将众阿飞打得东倒西歪,落荒而逃。

顺安翻身爬起:“我的包袱……”那道黑影飞身而过,不一会儿,提个包袱回来,朝他身上一扔:“喂,愣小子,是这个不?”顺安抱住包袱,不由分说,伏在地上连连磕头:“谢谢大恩人,谢谢大恩人了!”大恩人竟是葛荔。

听到声音,葛荔觉得耳熟,凑近一看,认出来了:“咦,没想到是你呀!”顺安听她讲得这般亲热,也是怔了:“小……小姐?”“嘿嘿,”葛荔又起腰,“这个天下倒是我哩!”“你是——”顺安爬起来,盯住她看。夜色苍茫,加之顺安对葛荔并不真熟,愣是没认出来。

“你的朋友哩?”葛荔歪着头问道。“朋友?哪个朋友?”“就是那个姓伍的,伍挺举。你俩不是形影不离吗?”顺安这才想起来,惊喜道:“想起来了,你就是在失火辰光救我阿哥的那个人,他总是向我讲起你哩!”“讲我啥了?”“讲你是个奇女子,佩服得紧哩。”“嘻嘻嘻,你这讲讲,他是哪能个佩服我的?”“这个我就不晓得了,你得问我阿哥去。”“他在哪儿?”“我们一道来上海的,他……去鲁老板家了。”“你为何不去?”“我……”

“嘻嘻,”葛荔一拍脑门,“我晓得你为啥

不去了。大半夜的,你在此地转悠啥哩?”“我想去四明公所,问了人,说是没多远就到了。可转悠老半天,仍旧没到,想是迷路了,急死人哩。”“好吧,你跟我走。”

葛荔引着顺安,连拐几个街道,在一片松柏葱郁的地方停下,指着紧闭的大门道:“此地就是。”“小姐,”顺安住脚,“我该哪能称呼你哩?”“在小姐前面加个大大字即可。”“大小小姐?”顺安略是一怔,鞠躬道:“在下谢过大小小姐!”“告辞了!”葛荔回过一礼,飞身而去。

顺安望着她的背影感叹一番,返身敲门。大门吱呀一声闪开一道细缝,一个老人揉眼嘟哝:“又来人呀,还让人睡不?”“老阿叔,”顺安拱手打揖,“晚辈是宁波人,刚从老家来,没地方落脚了,这想寻个歇处。”“晓得。”老人看他一眼,把门打开,“凡是到此地寻安身的,没有不是宁波人。进来吧。”顾自头前走去。

老人引顺安绕来弯去,走到一个大房子后面,指着个门道:“小伙子,其他地方住满了,就剩这间屋子。靠墙有个不得将箱子,睡到箱子上不潮。此地蚊子多,你得将好梦。”“多谢老阿叔!”顺安深鞠一躬。“做个好梦。”老人转过身,一摇一晃地原路返回。顺安长吁一口气,打量屋子。没有灯,黑乎乎的。顺安放下包袱,顺墙摸去,果然摸到一只大木箱子,遂放下包袱,顺箱摸去,还真挺长。“嗨,真是好床啊!”顺安将包袱枕在头下,舒服地躺在上面。

屋子漆黑而静寂,只有外面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。顺安躺下没多久,蚊子的嗡嗡声就过来了。顺安啪啪连打几下,蚊子却越打越多。顺安听得心里烦躁,骂道,“嗡嗡嗡,再打你个啪啪啪,再拿艾草薰死你!”话音落处,啪啪啪啪又是几声脆响。

地下突然飘出一个嗡嗡的声音:“没有用的!”声音过于陡然,似乎就在他身边。顺安毛孔一紧,汗毛竖起。声音没了。四周静寂无声,连蚊子的嗡嗡声也似乎不见了。顺安压住心跳,又候一时,方才稳住心神,打眼望去,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。“怪了,”顺安自语道,“不会是闹鬼吧?”“不是鬼!”声音再次出来,好像就在他身上。顺安忽身坐起,厉声喝道:“啥人?”



第一商会

寒川子

